

福克纳作品

押沙龙，押沙龙！

Absalom, Absalom!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李文俊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HOUSE

福克纳作品

押沙龙，押沙龙！

Absalom, Absalom!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李文俊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押沙龙，押沙龙！ / (美) 威廉·福克纳著；李文俊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402-4214-5

I . ①押… II . ①威… ②李…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3934 号

押沙龙，押沙龙！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李文俊 译

主 编 / 李文俊

责任编辑 / 尚燕彬

装帧设计 / 小 贾 张 佳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2 插页 4 字数 298,000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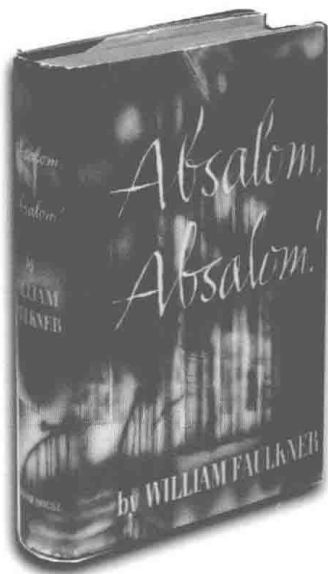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押沙龙，押沙龙！》创作期间的福克纳

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是唯一能与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夫卡、康拉德、罗伯特·穆西尔、赫尔曼·布洛赫、伍尔夫和乔伊斯的杰作相提并论的一部作品……也许除了一些细节之外，它无可挑剔，是一部维系着所有重大美国主题的自始至终都精彩的作品。

——美国评论家 弗·R·卡尔



This special edition of *Absalom, Absalom!* was set in Monotype Bembo and printed on Holliston Rag paper by The Haddon Craftsmen. It is limited to 300 copies, signed by the author, of which this is number 208

William Faulk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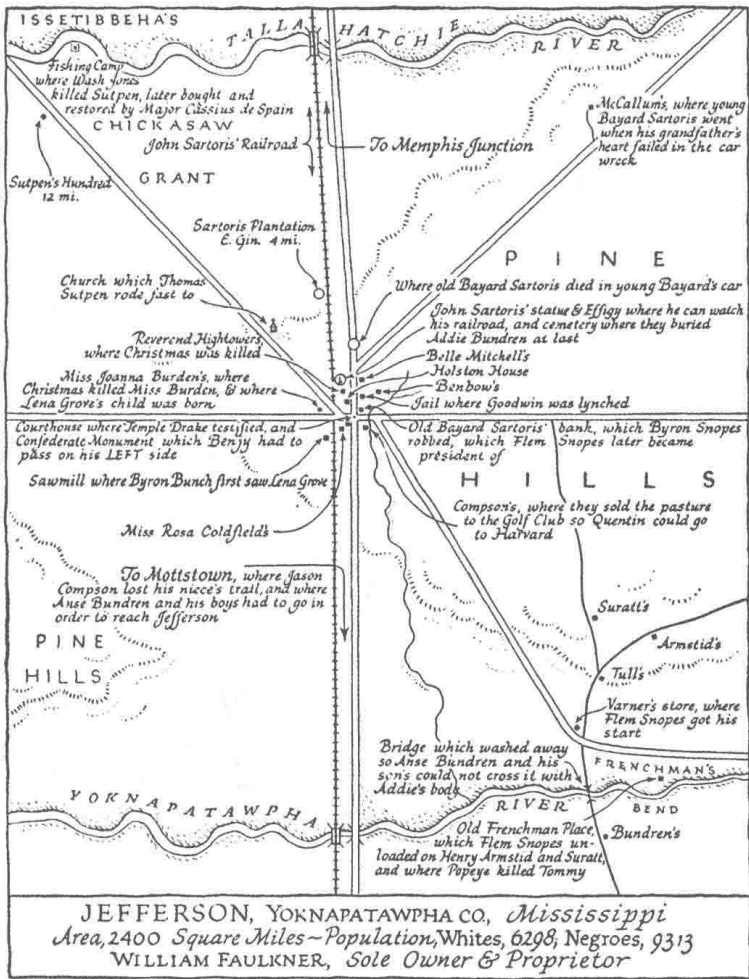
《押沙龙，押沙龙！》初版 《押沙龙，押沙龙！》“特别版”编号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兰登书屋出版了《押沙龙，押沙龙！》，初版六千册，另外印制了三百册的“特别版”。“押沙龙”的典故出自《圣经·旧约》。这部作品是福克纳所有作品中史诗意味最强烈的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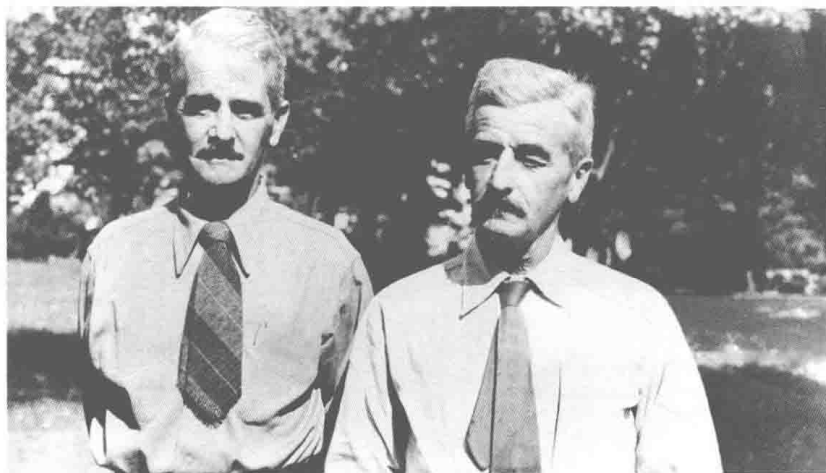
《押沙龙，押沙龙！》创作手稿

一九三八年，福克纳将《押沙龙，押沙龙！》手稿捐献出来，以支持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



福克纳手绘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地图

福克纳自称《押沙龙，押沙龙！》是“有史以来美国人所写的最好的小说”。他甚至专门为此书编写了一份大事记与家谱，并亲手绘制了一幅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地图。福克纳在地图底部写道：密西西比州约克纳帕塔法县杰弗生镇，面积：两千四百平方英里；人口：白人，六千二百九十八，黑人，九千三百一十三。威廉·福克纳，唯一的业主与产业所有者。



福克纳和弟弟约翰·福克纳



福克纳送侄女小迪恩出嫁

《押沙龙，押沙龙！》中所描写的兄弟关系颇为残酷，现实中，福克纳兄弟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和谐。福克纳非常宠爱自己的小弟弟迪恩，父亲去世后，他一直担负照顾弟弟的责任。迪恩大学毕业后，福克纳资助他学习飞机驾驶。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迪恩驾机出事，福克纳非常痛心和自责。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福克纳一直资助弟媳，并负担侄女小迪恩的生活与教育费用。

总 序

李文俊

威廉·福克纳一八九七年出生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尤宁县的一个小镇，五岁时随父母迁居到距离此地不远的奥克斯福镇。此后，福克纳基本上没有离开这个家，他算得上是美国南方的一个土生子。他的祖先在当地立过战功，修建过铁路，开设过银行，还写过小说。因此，虽然到福克纳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但他仍被视为“世家子弟”。他身边流传着许多家族的故事，他也一直面临着如何对待历史包袱并从中摆脱出来的问题。

福克纳上学不很正规，只读完十一年级，后来又在密西西比大学当了一年的“特殊学生”，但他从小读了家藏的许多英美与欧洲的古典文学作品，后来又认真读过十九世纪末的诗歌与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派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福克纳参加过空军学校，但未来得及正式作战。后来当过小工、售货员、邮务所所长与好莱坞的电影脚本编写人。晚年被弗吉尼亚大学聘为驻校作家。除此之外，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

用在小说写作上。他一共写了十九部长篇小说与一百二十多篇短篇小说，大多数作品的故事都发生在他虚构的密西西比州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因此，这些作品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每一部小说既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又是整个“世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喧哗与骚动》(1929)、《我弥留之际》(1930)、《八月之光》(1932)、《押沙龙，押沙龙！》(1936)、《村子》(1940)、《去吧，摩西》(1942)等。

一九五〇年，福克纳获得该年颁发的一九四九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演说中，福克纳表达了对人类光明前途的信心，并认为作家的职责在于写出“人类……能够蓬勃发展。……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一九六二年六月，福克纳在家乡骑马时堕下受伤，不久后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时间过得飞快，威廉·福克纳去世倏忽间五十多年已经过去。如今再回首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坛，曾红极一时、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大都身后寂寞，至今尚能跻身世界文坛大师行列的，还真是不多，似乎只有福克纳仍时不时为人提起。人们发现，福克纳的作品非但不显得陈旧落伍，反倒常给人一种历久弥新的感觉。当然，他的文笔不一定合乎今天美国普通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不断受到文学史专家、批评家与小说作家的关注。目前，福克纳与莎士比亚是在美国被研究得最多的两位作家。他的作品也一直是许多美国与外国小说家学习的榜样。譬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即在获奖演说中向福克纳表示了敬意，认为他是“自己的导师”。我国的莫言也说：“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

我多年从事福克纳作品的介绍与翻译工作，曾根据自己的认识，不揣浅陋，在所编写的一本书的前言里试图做一总结。我这样写道：

倘若全面综览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可以认为，他的作品，既有现实主义具象的逼真性，也不缺乏现代主义的想象力、穿透力与悲观主义，甚至还保留有西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对英雄人物与理想形象的崇敬、景仰之情。一方面，他的作品百科全书式地反映了美国南方近现代的历史与现实，揭示历史对现实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又在总体精神上刻画出西方“现代人”的困惑与苦恼，对他们的异化感、孤立感表示出深切的关怀。此外，他也尽可能地在作品里塑造道德高尚的人物形象。在这方面又显露出尊崇浪漫主义的倾向。在小说艺术上他更是多有创新，使现代小说艺术能在美利坚土地上发扬光大。在语言艺术上，他也显示出风格多样、挥洒自如的大师风范。若要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总的思想倾向，笔者认为，归根结底，他是可以毫不迟疑地被归入到拥护宽容创新、主张人与人之间享有平等权利、赞成全人类相互理解与合作这样的一股人文主义大潮流中去的。

在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协定组织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出现有心人对福克纳做了介绍。正式译介则应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算起。当时，在陶洁与本人的策划下，曾出版了一套福克纳作品选集，收入了陶洁等人与我翻译的八部作品。后来又出版了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与《威廉·福克纳短篇小说集》，再后来也出过福氏的《野棕榈》及本人译的福氏随笔集。这样的努力对我国文学创作界与读书界了解

福氏的文学成就无疑起了积极作用。当然,这一项工作还需继续做下去。好在二〇一二年后福克纳原作已无版权问题。我见到有《村子》的译本。

最近,我高兴地得知,北京燕山出版社决定在今后数年内出版一套多卷本的福克纳作品,除收入过去的一些较有质量的译本外,还拟约译一些尚未翻译出版过的重要福著。对于这样的好事本人自当积极支持。我本人已进入耄耋之年且又有病,能把过去的译作复审一遍已非易事。所以在得知年轻有为的译者愿意参加这项工作后,真是感到有说不出的欣慰。近年来,译界的老前辈逐渐谢世,亟须有人接班。看到“新松”逐渐成长,我自认不属那些“应须斩万竿”的“恶竹”^①,因此大可欣喜地退居一边,做些力所能及较为轻松的小事。在此,我预祝这一套书的完满竣工,并能受到读书界的欢迎。

① 典出杜甫《登楼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

译 序

《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 是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的第九部长篇小说，出版于一九三六年。

我们从福克纳一九三四年二月左右写给他出版者哈里森·史密斯的一封信里可以最早了解到他要写这部小说的计划与想法。福克纳是这样说的：“我觉得这部小说我开头开得很顺利。斯诺普斯和修女那两本都被我搁到一边了。我目前正在写的这本将叫作《黑屋子》或类似的书名。它讲的是一个家族或者家庭从一八六〇年到一九一〇年左右所经历的多少可算是剧烈的分崩离析的故事。不过也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沉重。小说的主要情节发生在内战和战争刚结束的时期中；高潮是另一个发生在一九一〇年左右的情节，这个情节解释清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大致上，其主题是一个人蹂躏了土地，而土地反过来毁灭了这个人的家庭。《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康普生讲述故事，或者

说由他把事情串联起来；他是主角，因此故事就不像是全然不足凭信的了。我用他，因为那时正是他为了妹妹而自杀的前夕，我利用他的怨恨，他把怨恨针对南方，以对南方和南方人的憎恨的形式出现，这就使故事更有深意，比一部历史小说更有深度。你可以说，避免了写穿衬裙与戴高顶礼帽的那个老套。我相信到秋天我准可以交稿。”当然，后来福克纳放弃了《黑屋子》这个书名，而且他也没能在一九三四年秋天完工。那年八月，他给哈里森·史密斯去信说：“我春天写信时跟你说过到八月我会让你知道小说进展的具体情况。我此刻能告诉你唯一的确切消息是，我仍然不知道它何时可以写成。我相信这本书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还未到足月临盆的时候。我常常得放下它去挣些小钱，不过我想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我写倒是写了一大堆，但只有一章还比较满意；我现在考虑先把这本放一放，回过头去再捡起《修女安魂曲》，此书不长，与《我弥留之际》差不多，而手头的这本也许比《八月之光》还要长一些。顺便告诉你，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我喜欢的书名：《押沙龙，押沙龙！》；故事是讲一个人出于骄傲想要个儿子，但儿子太多了，他们把他毁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福克纳收到史密斯与哈斯公司预付《押沙龙，押沙龙！》的稿费两千元。在这之前，史密斯曾去福克纳处浏览过他的手稿。但是直到这一年的三月三十日，福克纳才寄出这部小说的第一章。六月底，出版社收到第二章。七月，收到第三章。八月，收到第四章。十月十五日，福克纳在完成的第五章上标上日期。十二月，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原谅回信迟了，因为我此刻正在没日没夜地赶写。这部小说相当好，我想再有一个月就能见到它竣工了。”但此

时的福克纳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十一月十日，他的小弟弟迪安在驾驶福克纳送给他的瓦科（Waco）飞机时失事身亡。福克纳认为弟弟的死是他这做哥哥的一手造成的，因为正是他鼓励迪安学飞行并且以自己的飞行爱好为弟弟树立了榜样。整整一夜，他帮助殡仪师把置放在浴缸里的弟弟尸体的脸弄得稍稍像样些，以致福克纳相信自己今后再也无法躺进一个浴缸洗澡了。他再次以威士忌浇愁。但他终于又振作起来，因为只有写作才能给他带来安慰。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福克纳终于写完《押沙龙，押沙龙！》，并在稿子上注明日期。此时，原来出版福克纳作品的史密斯与哈斯出版公司因经济困难已被兰登书屋收买。是年十月二十六日，兰登书屋出版《押沙龙，押沙龙！》，初版六千册，另外印了三百本特别版。

福克纳自己对《押沙龙，押沙龙！》是相当重视的。他曾对一个朋友说，这是“有史以来美国人所写的最好的小说”。他专门为此书编了一份大事记、一份家谱，并亲手绘制了一幅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地图，并且标明：“密西西比州约克纳帕塔法县杰弗生镇，面积：两千四百平方英里；人口：白人，六千二百九十八，黑人，九千三百一十三。威廉·福克纳，唯一的业主与产业所有者。”显然要给人以这是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宝鉴录”的压卷之作的印象。事实上，这并不是福克纳个人的看法。许多美国评论家、文学史家都认为这是福克纳作品中最重要，也是最复杂、深奥，最具史诗色彩的一部。

从表层意义上看，《押沙龙，押沙龙！》反映了美国南方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的历史、社会面貌。但这还不是福克纳创作的全部用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写的毋宁是“人的心灵与它自己相冲

突的问题”，福克纳认为“只有这一点才能制造出优秀的作品，因为只有这个才值得写，值得为之痛苦与流汗”。（见其《诺贝尔奖受奖演说》）因此，我们应当领会到福克纳所写的并不是关于美国南方的一部历史小说，更不是以热闹的历史背景映衬的一出“情节剧”。

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通过约克纳帕塔法县又一个家族，萨德本家族的兴起与衰落，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的种种冲突。这里写的是一个穷小子白手起家的历史，与别的世家相比，有其特殊性。在家庭衰落中，种族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此书与福克纳别的作品相比，又有其特殊性。《押沙龙，押沙龙！》一书，比同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比福克纳的其他作品，更深入地触及与探讨了美国南方历史罪责与无辜者所受到的痛苦的问题。它归结到人与人之间应平等相待，不然，受到报应的仍是有罪者自身以及有关后代。这是美国南方的问题，也是与人类境遇有关的带普遍性的问题。由于这是一部充满悬念的作品，把关键性的“故事眼”在前言中一一交代将是多余并愚蠢的。译者想着重关照的仅仅是：读者阅读时得付出较多的耐心。书中长达几页的句子比比皆是，句中套插入句子甚至长长一段、整整一个故事，结构错综复杂，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在这里，沿用前辈翻译家的办法，把句子拆散打乱，按汉语习惯方式用短句表述，套用大致相当的成语来走捷径，好像都不可行。我不知道那将制造出一个如何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杂烩。译者想做到的仅仅是，在中文用心读可以读懂的极限内，尽可能多地保留原作的原汁原味。也许这仅仅是一个奢望。

还是回到原作本身上来，先介绍一下《押沙龙，押沙龙！》的叙

事方式。如《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所指出的，这“是一部纯属解释性的小说。几个人物——罗沙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里夫——试图解释过去”。这几个人物，老小姐也好、乡绅律师也好、大学生也好，他们的表述方式都是繁复式的，而且各有其不同的繁复。他们所描述的人物的叙事方式也大多是繁复式的，也是各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例如托马斯·萨德本的模仿法庭用语。他们（讲述者与被讲述者）还都有一个通病——说话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是啊，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有时是不知就里，有时是故意掩盖底细。这就给阅读者一种“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但是精彩之处恰恰隐藏在这一段段冗长、繁缛、抽象、故作高深（书中有不少作者或作者让自己笔底的人物生造——英文中叫 coinage，亦即“自己造币”——的词语）的文字之间，时不时，像一道强烈的电光从乌云的裂隙间显现。在读《押沙龙，押沙龙！》时，我们像是在聆听韩德尔、巴赫等大师的一首多声部的“康塔塔”（Cantata）。在此起彼伏或惊惧或哀叹或仇恨的男女各种声音的“耶稣死了”、“啊，他死了”、“他被钉上十字架”、“有人背叛了他”之间，自有一股隐藏的张力在那里流动。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所说的“解释”，也就是演绎或阐释。同一件事，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层面或剖面（facet）。而看者的认识角度与主观感情色彩又各不相同。作者把这微妙处一一表现出来，还诱导读者一起，拼装成一个有史诗深度的悲剧故事，这里面，除了作者的天生才能之外，在艺术构思上所用的心力，恐怕也只有擅长做多层象牙透雕的中国艺人才能体会到。但即使是一个粗心大意、不求甚解的读者，在“飞掠”过那些抽象议论，读完全书后，有些东西是

会留在他脑子里拂之不去的。那些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如托马斯·萨德本、查尔斯·邦这样复杂、多层次的主要人物不必说了，就连着墨不多的朱迪思（她的坚毅）、埃蒂尼·邦（他那受扭曲的种族自尊心）也都栩栩如生，异常鲜明；一些惊心动魄的场景，如罗沙小姐下乡、克莱蒂纵火，等等，都是美国文学中的脍炙人口的段落（一如我国的“风雪山神庙”）。福克纳反复说这本书难写，决不是偶然的。

感到艰难的不仅仅是作者与预料之中的读者，译者也何尝不是这样。查了工作日志，我动手翻译是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二日。等到把这部篇幅不算大的书译完，已是一九九八年的二月九日了。那天下午四时四十五分，我将圆珠笔一掷，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总算是完成了。这是我译的第四部福著，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今后我再也不钻这座自找的围城了。法国的福克纳专家莫里斯·库安德鲁译过多部福著，唯独未译《押沙龙，押沙龙！》。晚年，他捡起此书想译，已觉力不从心，终于未能如愿，他因此极为后悔，恨自己没有在该年轻时做这一件事。相比之下，即使我的译文还不理想，但我至少是完成了这件事的，我至少不会为没有做而感到遗憾。今后，我倘若还能拿出什么工作成果，可以说都是“白捡”的了。^①

关于“押沙龙”的典故，这里亦应做一交代。据《圣经·旧约》，押沙龙是古代以色列国大卫王的儿子，事见《撒母耳记下》第十三到十八章，那里说：“大卫的儿子押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

^① 本书译者在译完《押沙龙，押沙龙！》后，又写成《福克纳评传》，其中的第十八章对此书做了较详细的述评，可以参考。